



走近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他，一个在杭州的“局外人”

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
特约摄影 李一味

在人群中认出勒克莱齐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
让我们认真写全他的名字：让-马里·古斯塔夫·勒克莱齐奥，法国作家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

前天和昨天，这个一米九零的高大男人带着夫人走在西湖边，又逛到浙江大学图书馆。77岁的他，站得笔挺，在接近小长假人群渐多的路上，那么引人注目。他终于不再在大冷天穿凉鞋了，黑色皮鞋、西装、西裤，一身黑，跟他的神情一样严肃，惟有眼睛，透着

他的故乡尼斯海岸的蓝，忧郁多情。

4月1日，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举行了两个重要活动，上午，是法语语言文化研究所师生与校友艺术展，展出了成立了24年的法语所历届师生各类作品共40多件，涵盖摄影、绘画、电影、舞蹈、设计、散文、诗歌等多种艺术形式。下午，则是第二届“求是杯”国际诗歌创作与翻译大赛颁奖典礼。

勒克莱齐奥受邀参加了一整天的活动。除了上台发言，或者侧头和他三十多年交往的老朋友、翻译家许钧交流，他很少主动说话，连发言稿也是按部就班地读，不即兴多说一个字，也不主动调节气氛，没有老外通常的活跃度和幽默感，反而是身边“小巧玲珑”的夫人杰米娅，有些调皮，时常主动“调戏”大家。主持人“请一个优秀男人身后伟大的女

人上台发言”，她挺起胸，开口第一句话就笑：“大家看看，我是多么的‘高大’！”（法语中，高大和伟大两个意思是同一个词）。下台后，她又表扬主持人“法国人够挑剔了，他们总能找出一点点错。但是你们的错比法国人讲法语要少得多。”她又转头问领事，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只有在最后和浙大师生合影时，夫人在台下谦让着不肯上台，勒克莱齐奥笔直地坐在第一排，远远地看着，忽然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双手弯曲在胸前，可爱地扒拉了两下，笑着“喊”她上来。

勒克莱齐奥一直在行走，但如他所说，在踏足的地方，又总保有“局外人”的深切感受。

勒克莱齐奥获诺贝尔文学奖时，评委会的评语里有一个词：诗意的创新。

不妨先读一读他眼里的诗意——

——他说——

如果我们去思考语言的艺术，那么诗歌将会是第一位的，不管是从时间先后来看还是从价值大小来看。

为什么诗歌有这个优先权呢？

首先是因为诗歌是语言的本质。它阐述了人性的起源和真理。诗歌随着语言而诞生，它是语言的本质，是一种物质性，也可能是人类的存在理由。没有诗歌，我们将会是缄默的。当人类想要传达一种现实时，我们会使用象征性的符号。它将符号、词汇、句子、韵律、谐音、声调甚至声音的应用音域结合起来，这是为了构成一种发声的语言，也就是说是为了创造一种和谐并虚构一个故事。

其次，诗歌是人类必需的，因为它避开了冗言、暴力和孤僻。诗歌是明显清楚的。它的语言（口语或书面语，因为诗歌不能仅局限于书本）是必要的，急迫的。同时，诗歌语言是既现实又升华的，它虚构现实，它承载着感

情和智慧。

我们可能过度地想要把诗歌语言和叙述分离开来——叙述展现现实，讲述一个故事甚至是历史。而诗歌语言在物质性、逻辑上是随意的，它会表达一些情感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天使的语言——然而这样的区分过于简单。同所有武断一样，这种武断需要经过检验和批判。在世界文学遗产的叙事宏篇里（例如我们可以想到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蚁垤的《罗摩衍那》），有一种生命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是诗歌的源泉。

实际上，诗歌是人类的第一声呐喊。愤怒、反抗的呐喊或者是爱情和希望的高歌。一种号召，一支舞蹈，一种富于魔力的沉醉，一种不停反复的询问。

在文学艺术的一开始，诗歌制造了情绪，创造了美，给我们带来了死亡的颤栗。它所创造的图景并不都是理想的，如同《诗经》里

这首奇特的诗《野有死麕》中被茅草包裹的鹿的象征一样，《诗经》，作于公元前一千年前）将爱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：

野有死麕，
白茅包之。
有女怀春，
吉士诱之。
……

我在某一天断言：中国杰出的诗歌遗产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珍品，这个断言也许有些过头。中国古诗让世界确信，诗歌是永恒的，它凌驾于当代悲剧和代表现代性的不可一世的技术之上。今天，与美丽城市杭州的会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

（本文节选自勒克莱齐奥第二届“求是杯”国际诗歌创作与翻译大赛颁奖典礼的发言）

（宋娅婷 译 赵佳 修订）

感谢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永、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刘翔、法语所副所长史烨婷对本次报道的支持



更多图片与故事
请下载浙江24
小时App阅读